



同济大学 1907-2017
Tongji University



科技史之非理性研究

鲍 峰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



科技史之非理性研究

鲍 峰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当没有行业和学科前,哪来的相关理论和专家,各外行经历长久的非理性试错拼凑起来的荒诞研发,却改变了世界的进程。我们信服于西方科技的成果,学习他们的理性知识,但没有重视诱导理性成果的原因,忽略了非理性开启的基础和开创后带来的全部现代化。理性是对过去错误修正后的总结,拿过去的理性经验如何面对未来?让我们恢复非理性作为成功之母的培养,把非理性的胚胎做大做强,才能诱导新理性的诞生,双力驱动去赢得未来,由此推出非理性和理性的起始、转换模型。

近些年来,全社会越来越重视创新,各学科都在谈创新,但理性的思维惯性却没有改变,还停留在用理性去猜测未来,误会了非理性的核心。本书著者坚信:原始社会的智者无法推导出农耕社会的富足,农耕社会的能人也无法判断工业社会的能量,工业社会的天才还是无法预测网络社会的便利,那么我们今天对未来的理性判断可能正确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技史之非理性研究 / 鲍峰著. —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608-7071-7

I. ①科… II. ①鲍… III. ①科学技术—技术史—研究—世界 IV. ①N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8297 号

科技史之非理性研究

鲍 峰 著

责任编辑 张 睿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95 000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7071-7

定 价 45.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鲍峰

1961年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油画专业，现就职于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擅长绘画、艺术史论、美学理论、色彩心理、古瓷鉴定，喜爱一切形式的文化艺术。1995年至今，致力于色彩心理学、造型心理学、美术史、美学、古陶瓷文化、装置艺术、新媒体艺术、现代艺术教育，以及各学科的非理性现象研究。

1986年至今，先后出版画册、专著和发表艺术理论论文近20本（篇）。2005年，其著作《设计色彩》获“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金苹果奖，相关课程“设计色彩”入选国家精品课程。



同济大学 1907-2017
Tongji University

推 荐 语

郑召利 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管理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当我们都早已沉醉在理性思维的逻辑习惯中去应对一切现实时,排除特殊行业之外,我们却还是常常发现理性有时依然并不如此奏效,特别是当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又一个的超越性突变时,我们更无力借助以往的理性得到合理的解释,同时还造成了我们今天的被动和茫然。然而,非理性这个原本被主流排斥在外的研究结果,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对非理性的重启和再生利用,把非理性的鲁莽和理性的精准相互结合,集两股能量去应对现实并超越现实,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张松 上海友友文化实业公司董事长、同济大学董事

鲍峰是我敬重的学者之一,我们相识也颇有些年份,双方对艺术、历史以及文学有非常多的共识。而他对非理性问题的研究令我非常敬佩,也时常向他请教,获益良多。

如今举国上下都密切关注创新该往哪个方位去想、该怎样具体实施,又有哪些参照的途径,真是众说纷纭,系统地、全面地阐述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相互之间各自不同的作用以及彼此之间的推动力,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和各个阶层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确了我们今后应该用怎样的心态、思维和方法,去勇敢地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变换。

王行泽 锦江国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上海市政协委员

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非理性在科技史中所起到的作用,对我们今天有极大的启示,特别是在政府大力倡导全民的创新意识、加大创新力度之际,如何借助非理性的力量与理性协同推进创意的开花结果,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胡宏卿 慕尼黑工业大学硕士、汽车自动驾驶的程序员和私募投资人

当一个搞艺术的人和一个搞技术的人想到了一起去时,说明他们发现了一些基本的东西。中国近两百年的发展史,是一个学习和追赶的过程,理性起到了主要的作用。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概在 2020 年超过美国。当前面没有榜样可以模仿,需要我们自己创造,非理性的力量越来越重要。

焦虑的家长该为自己的孩子而读。除了理性思维的“学士、硕士、博士、壮士、烈士”外,还需要用非理性思维,让孩子充满快乐地发展自己的兴趣也能成才。

老师可以读。明白了非理性思维,就明白今天的差等生,可能会是 20 年后最骄傲的学生。

看不到方向的年轻人可以读。历史上有无数有才华的年轻人,年轻时和你一样苦闷彷徨,找不到出路。

企业的 CEO 和 CTO 可以读。微信等伟大产品都不是事先精心规划的大作,而是从一次不经意的尝试之中野蛮成长起来的。只有宽容,给天才以生长的土壤,才能颠覆式创新。

政治家也能够从这本书里汲取力量,明白在理性智慧外,也有真理存在。深圳、改革开放、淘宝,都是从无心插柳的试验品中成长起来的。如何留有余地保持弹性,给新的思想以生存的土壤,是考量中国未来的领袖们为了民族千秋万代发展的大事。

董华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面对全社会和各行各业的快速变革,我们需要深刻地思考:怎样才能避免被动地跟进?依靠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依据怎样的智慧才能打赢这一轮对决,并引领这场变革走向更深入的格局?鲍峰老师的著作提出,有效利用曾经被严重忽略的非理性力量,使之与理性力量有机结合,不仅对学科的发展、行业的提升和社会的进程有很大的启示,也对专业点调整、融合和改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刘益谦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成功固然有偶然的因素,但连续的成功靠的绝不是偶然的运气,我们都会认为偶然成功就是非理性的,而持续成功理所当然就是理性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连续的成功就应该都属于那些传统名牌企业,但事实上传统名牌企业今天几乎消失殆尽,尤其是这些年新兴行业不断领跑且快速迭代,传统的理性不断被颠覆也持续被修正,非理性和新理性的冒险尝试、随机应用、灵活切换,才是勇敢挑战、持续成功、迎接未来的秘诀。

章亦男 上海嘉实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上海嘉实集团董事长助理

长久以来,大家都深深地焦虑在必须去变革,都知道只有创新才是通往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但到底怎么做才能激发有效的创新力,似乎各种理论都有条有理,可是为何在曾经和现实的突变中,总有那么多的偶然和意外在起作用,为何都无法一一对应现有的理性规则?在各自不同的成功案例中,总能看到五花八门的非理性痕迹,也总能体会到非线性的多变。那么这个被我们忽略的非理性在当下和未来的创新中,与理性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起着怎样不同的作用?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思,本书也许能帮助我们从单一的理性思维走向非理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多元、交叉、融合的路径,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提升创新力的通道。

陈霖 上海数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欣慰于一位艺术工作者模拟出理性与非理性的边界并做出模型,可喜可贺。本书对理性和非理性深刻的思考和反省,在不断修正理性认知的同时,重新定义和重启非理性力量,这或许能够完成在这个巨变时代中自我的救赎……

P 序

reface

从物理结构的层面看,在现实中有如此多的三角形充满了东西方古代文明的智慧,埃及的金字塔和方尖碑,美洲的玛雅神庙,希腊罗马的城堡和神庙尖顶,中国的亭台楼阁、西夏王陵和万里长城,它们能屹立千年不倒,在于它们稳固的三角形结构,虽然也有其他形状的文物遗迹留存,但最简单最核心也最牢固和最持久的基本形态就是正三角形。东西方在信息沟通几乎断裂的古代,为什么这种基本的形态是重合的?为什么这些曾经代表如此辉煌的文明形象最终变成了那些伟大国家和民族败落的符号?这些表面无关联却又关联的正三角形内核的结构又是怎样倒塌的?(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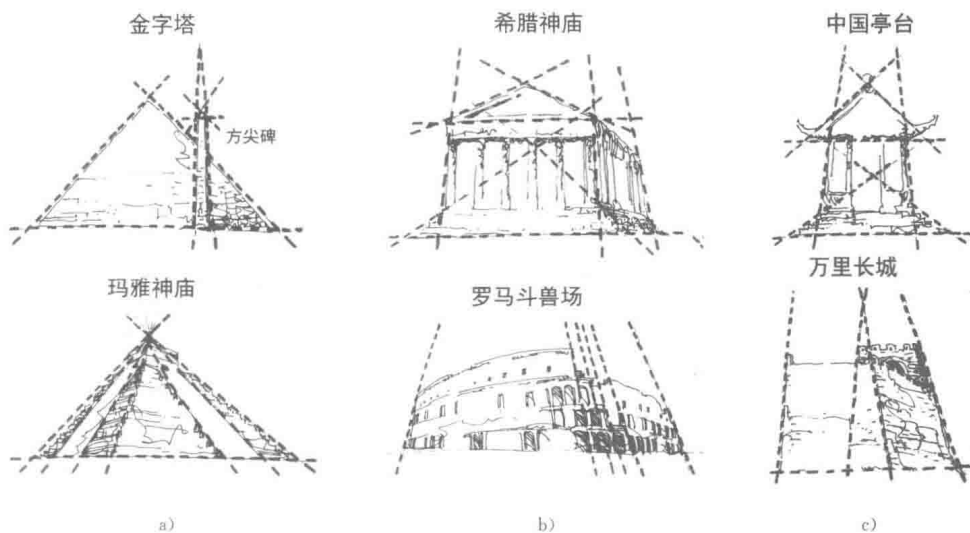


图 1

从历史文化的层面看,自古到今,每一个强大的帝国及其民族、社会及其文明,都经历了从弱到强再转弱,从衰到盛再转衰的过程。如此强盛的帝国为何接连败落?如此伟大的民族因何轮番暗淡?如此卓越的企业何故依次败北?如

此辉煌的文明为何相继毁灭？是他们不够努力勤奋吗？是他们不够足智多谋吗？还是成功后的他们不思进取吗？或没有了居安思危吗？如果古训“富不出三代”是经验和事实的总结，那么正三角形的稳固是一个违背事实的悖论吗？为什么早期具有绝对优异基础的优势都无一例外地不能领先到今天？难道坚固的正三角形框架还不足以支撑永恒吗？不断新生的偏远地区和野蛮文化又是如何诞生和成长为新霸主的？这些弱小不稳固的倒三角形结构又是如何雄霸一方的？那么以怎样的构架才能保持恒久的领先呢？

从宏观的宇宙层面看，万物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到丰富，从简单到复杂。我们先有宇宙大爆炸，然后有了爆胀期的大宇宙，然后再有了继续膨胀的无数超大银河系。我们先有了地球，然后有了地球和水，然后再有了地球、水和空气，然后才有了地球上的万物。这个伟大自然的自我充实和不断丰富，给予我们人类全部的多元化，似乎从一个基点的偶然膨胀成倒圆锥体体系。随着我们对它们了解的深入，发现它们又都是按照各自不同的偶然和微妙因素演变成独立的典型个体，有各种不同气候的星球和各自不同质的水，最后形成有别于其他的正圆锥体的体系。每一次完美后的异化蜕变，又分裂出更多繁杂异化的个体，生成了各不相同的星球。这又是一场在巨大的倒圆锥体内构架成无数各种不同内质的倒圆锥体转折成正圆锥体的改变，那么倒圆锥体与正圆锥体之间又是怎样演变的呢？（图2）



图2

从现实的直观层面看，稳定的社会人群结构是三角形的：广大民众、中产阶级和顶端的领袖。常态的产业结构也是三角形的：大众日用品、中端产品和稀少的奢侈品。学术构架还是三角形的：基础的常识性、中间的学术类和顶层的经典性。似乎一切都脱离不了正圆锥体构架的规律。在正圆锥体构架之下，所有的民众都是由不同的民族组建的，所有的民族又是由家庭组建的，所有的家庭又都是由个人组建的。就像日用品是由类别所组建，每个类别又是由不同系列产品所组建，而每个不同系列产品又都是由每个单一产品所组建。然而我们会发现常识由不同的知识系统构成，各知识系统是由众多科目构成，各科目又由知识点构成，这一切又恰恰构成了倒圆锥体，而建立在倒圆锥体之上正是转化而成的正圆锥体。然而我们看到不断涌现的新贵、新产品和新知识，它并非是一种简单的覆盖性替代和全面精确

性升级,而是开拓新领域后的极速扩张,是多元渗透的交错延伸,是探索发现的创造性开启。正圆锥体外的倒圆锥体和正圆锥体顶尖延伸出去的倒圆锥体,到底向我们揭示了怎样的一种本质?(图3)



图3

从微观的细小层面看,地球最先有了细菌,然后有了无脊椎动物,然后再有了脊椎动物和我

们不同的人种(图4),这又是一次从弱小到强悍,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到多元的倒圆锥体演变,而每个单一的个体物种又提升演化到自身完美的典型物种,即正圆锥体的顶端。因原始细菌只有单一种类,近亲繁殖造成物种变异而分化出类物种,类物种的近亲繁殖和类物种与原始物种的再繁殖,造就新的变异,由此往复,一个又一个全新的物种不断诞生,开启了倒圆锥体的起始。早期的我们只知道万物都是一种物质,然后了解到物质是由小颗粒构成,小颗粒又是由更小的原子、离子和分子构成,然后再知道原子又是由极小的质子和中子构成,离子也是由极小的阳离子和阴离子构成。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可能还会发现更小的物质构成,从构成的发现途径看它是倒圆锥体,从构成物质的要素看,它又是由无数的质子中子和阳离子阴离子来构成一个质子中子和离子,再由无数质子中子离子构成一种物质,它又是正圆锥体。那么构成这个世界的基本结构是什么?形成这个世界的要素是什么?推进这个世界前行的动力又是什么?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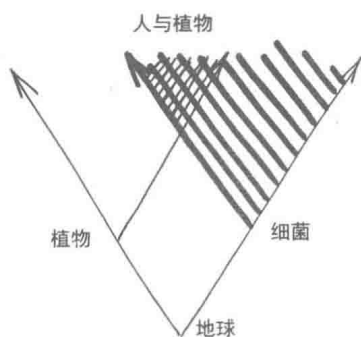


图5

从宏观高远的角度看世界,它是由一个巨大的倒圆锥体构成,其中无数大小不

一的倒圆锥体和正圆锥体在不断转化中,充满了这个巨大的倒圆锥体(图5)。

这个世界从诞生到发展的形态是倒圆锥体的,其本质的起点和基础是偶然的、微弱的和不稳定的,所以我们思想的本能就在理性的驱使下追求正圆锥体的稳固性,期盼在偶然的基础上实现可控的恒定感,来安慰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把微弱的本体不断夯实成正圆锥体的内核,以求得在倒圆锥体随时可能倾覆中用理性去平衡的安全感,希望用坚实的“真理”刚化这种安全感。在长久的生活实践中,理性的总结指导不断地提升我们面对各种事物和事件的能力,理性的有效性在修正中固化,理性指引的成果成为鼎盛的繁荣。但埃及和罗马还是倒了,理性典范的诺基亚和柯达也没能幸免,辉煌的三鹿奶粉和常熟科弘集团也倒了,国内500强轮轴换,上海轻工业名牌消失殆尽,所有曾经的光芒都不可阻挡地暗淡了,完美理性的精华被粗暴粉碎和残酷毁灭,记载的历史成了它们最后的遗像。当我们撕开包裹“木乃伊”的“裹尸布”去寻找死亡的病因时,看到的却是完美的体系和典范的制度,高贵的智慧和精英的团队,不懈的奋斗和强悍的实体,没有一例是自杀身亡的,且正在继续努力往更完美挺进。而导致“死亡”的病因几乎都是外部弱小的病菌、病毒野蛮疯长造成,是当时看似不按规则出牌与完美旧体制对抗的结果,是以旧体系无法接受的粗暴来结束的,是以当时的非理性战胜理性来终结的,也都是“它杀”的恶性案件。然而胜利的一方在获胜后几乎照搬旧体系来管理新秩序,于是另一个非理性的新病毒开始酝酿并激活,一次又一次必然的意外导致“木乃伊”案件重复上演。这些反面的典范也告诫我们:仅仅依赖日渐内质强化和完美精确的可控理性不足以抗衡时刻前行的变幻世界。

理性的产生是为了纠正已经犯下的错误,是被动地修正其过去失败教训后的归纳和总结,它有效地防止了再次出现过失的可能,在短期内成功地解决了过去和现在的问题,理性就是众多的规则和条例,严密的法条和章程,也是精确的原理和定理。理性限制范围并定义对错,当理性精粹到近乎真理时,所有对它的怀疑都被忘却。在社会进程极缓慢的原始文明和农耕文明时,理性甚至预防了未来将有可能遇到的类似问题。在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的快进时代,问题的更迭从过去的错误推进到超前的试错,面对当下的全新问题,理性的有效性快速过期,它只能有限地预言未来。在如今的网络 and 智能时代,技术和思维的跃进日新月异,理性在轰轰烈烈的全面创新面前丧失部分效率,并以更快的速度丧失它的其他效能,其典型特

征就是瞬间被颠覆,理性由此变异为用非理性去想象未来。

理性是限制性的,它完美自我,是闭合的正圆锥体,它只面对过去(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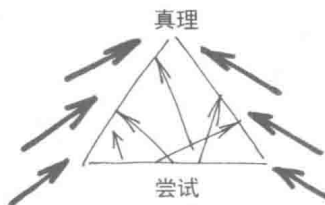


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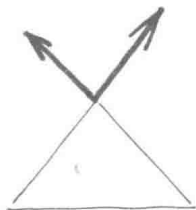


图 7

非理性则存在于常识、知识完全空白的范畴内,活跃在完全无知的全新领域里。在没有任何经验和知识技能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非理性凭着一种鲁莽的冲动去探寻它的可能性。例如火药的问世、印刷术的发明、飞机的首飞和电台的试播等等,都是非理性的尝试。又或是在公认理性中被一再证明绝无差错或绝不可能的情况下,顶着被世人嘲笑和专家指责的压力,在得不到任何经济支持和有利条件设施下,非理性依然勇敢地挑战被认定的恒久信条,孤立无援地执着专研。例如达·芬奇设计的直升飞机和机器人、哥白尼的地心说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在非理性勇敢固执地探索下,部分的科学盲区被揭开了,很多的发现冲破了当时理性的禁锢,最终证明并说服了全世界。非理性在扭转人类重新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发了人类思维的新方法,非理性的华丽转身,演变成了理性最先进和最精尖的代表。

非理性是开启,是开放的倒圆锥体,它撕毁了理性的完美,它面对未来(图7)。

抓住这样的规律能否指引我们在不断变革中找到出口?是否能指引我们正确选择自己的位置并有效利用自我的才干,从而锁定自我发展的方向呢?

本书力图通过科技史发展中重大发明的演进,找出非理性在理性的约束下自我突破,从中构建自己的圆锥体模型,进而看清理性和非理性在正反圆锥体中各自所在的位置和作用,它们之间是如何转化突变和推出成果的,试图分析世界的构成与其发展的原因,探究推动世界和科技发展的动力和方向,由此解开我们不再被动地被滚滚潮流推动而苦苦追随的挣扎感,化解时刻在盲从的不确定中的忙乱与焦虑,揭示可供我们选择的方法和路径,选择在哪个位置上存在的方式。

在讨论理性与非理性之前我们先要搞清楚四个问题。

(1) “非理性”一词的借用,从理性和非理性的定义看,与理性对立的是感性,但从字面上容易理解为它们分别归属于不同系统也无关联,为了便于讨论理性的对立面,我将非理性纳入了同类词,便于大家理解。

(2) 非理性——感性和灵感,是指那些反对理性哲学的各种非理性思潮,如惟情论、意志论、生命哲学和无意识,直觉论和神秘主义,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等。它们是感官的知觉,尤指内容或方向倾向美学或情感。感性一般被理解为:凭借感官的认知,由个人的情感决定,并未深入思考地以第一印象作出的判断,也即意味着它的随意和随性,它是不确定性和随机偏差,甚至是不统一的松散结构(图8)。



图 8



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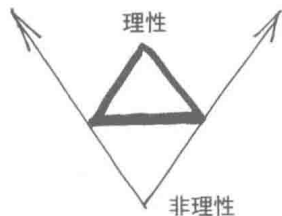


图 10

(3) 理性——在哲学中,理性是指人类能够运用理智的能力,相对于感性的概念,它通常指人类在审慎思考后,以推理方式,推导出结论的思考方式。理性和感性,都属于意识的范畴,为意识的性质。理性,基于意识,是具有参照性的意识。真理的本性即为“理性”,客观的事实叫道理也即真性,真理源于自由的创造者,理性诞生于人对真理的探究。

在此我们清楚地看到“理性和感性,都属于意识的范畴,且为意识的性质”。也就是说,虽然感性和理性是对立的,但它们的范畴和性质却是意识的两个面。

这里包含了另外4个问题:

(a) 审慎思考后的推理是去除错误,只选择其中正确的结论,一旦被实践无数次检验相符,就被接受为真理,而真理就此也具备了不可怀疑的性质,排斥了在它定义之外其他可能有的正确性。例如我们所有数学公式都是真理的代表(图9)。

(b) 真理源于自由的创造者。创造就是从无到有去伪存真的过程,它是从众多杂乱纷繁的现象中抽离出的本质,也就是从非理性的无序中清理出绝对符合任何情况下并印证的事实,所以理性源于非理性而高于非理性(图10)。

(c) 非理性(感性)和理性均属于意识范畴,其性质为意识。它们是同质化的两种不同属性,它们互为一体又各有差别,它们是共生的双向逆反关系(图 11)。



图 11

(d) 这个看似对立统一的共生却是不充分和不完全的,只

有极少部分的非理性可以转化为理性,也只有极少部分的理性能够再激发出非理性,理性和非理性是不充分的对立统一,只有达到充分的双向逆反才能相互转化。

(4) 理性和非理性的时间状态——本书讨论的是建立在当时基础上主流定义的理性或非理性,即绝大多数人在那时认同的理性或非理性。从古到今我们可以发现曾经的理性思维和遵循的行为,以今天的角度去看那些却是非理性的。例如占卜、习俗、传说和神话等。而过去定义为非理性的妄想和疯狂的举动,以今天的视角看又是理性的,例如飞机、宇航、无线通信和计算机网络等(图 12)。



图 12

一、非理性和理性的转换关系

宇宙的诞生和地球的构架以及世界的发展都出自偶然,无论是物种或事件,都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变异再到膨胀的发展。宇宙中有无数个星系,在我们今天可探测到的范围,只有地球诞生了人类最最原始的祖先——细菌,细菌诞生前还没有人类,无从定义理性和非理性,人类的诞生与理性无关但与非理性有关。在人类诞生前后,地球发生过五次大灭绝,每一次的灭绝都消灭了人类诞生的天敌,为细菌演化为人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样的灭绝行动依然与理性无关。如果没有自然形成的东非大裂谷,如果五次中哪怕仅只一次大灭绝再猛烈或弱小一点,或少一次或多一次,如果……如果……如果得哪怕成立一次的如果,人类都将永远无法诞生。今天的我们用理性的科学去断定太阳系中的其他行星都不适合人类居住,即理性定义了于人类存活是不(非)理性的,这样定义下的非理性当下绝不可能转换为理性,但今天的定义绝非永恒不变的,如同自古的传说中定居在月亮上的嫦娥,被飞速发展的载人飞船行将变成可能。

从理性与非理性起源的角度来看:

(1) 非理性在前,理性在后。非理性是理性的先决条件。

(2) 非理性转换为理性的条件极为苛刻,大多数非理性不能转换为理性(图 13)。

大量的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原始的人类远不具备我们当今所有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条件。以衣为例不难推断,在没有食堂厨具、菜场、超市,在没有刀、枪、棍、棒、种子的耕地以及饲养场,野兽出没在原野和丛林,仅仅依靠石头和树枝来捕获猎物的概率是

极其之低的,饥肠辘辘的生存渴望是不可能产生对衣物需求的想象,加之人类侥幸存活在东非大裂谷,温暖的气候更不会产生对衣物的非理性欲望,与此相反对食物的需求却是绝对的理性。如古人极难捕获的猎物是珍稀的或敌人的,就会把稀贵的羽毛、牙齿、皮毛、爪子当装饰来彰显勇士在族群里的地位,这在土族人现在的生活里依然常见,但在今天我们大多只能在民族表演中才会看到,而非日常生活状态里的常态沿用,于是有了我们今天对这种服饰的非理性定义。

当古人的繁衍超出了天然食物的供应量而不得不迁徙时,装饰穿戴所产生的热感应经验,意外地转换成简陋的衣物来对抗寒冷的风雪,无用之用的非理性外在修饰转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理性结果,这其中还包括了用理性淘汰了草叶树皮做成的衣物。但在现代科技的支撑下,不仅草叶树皮还是鲜花鸟虫甚至金属石头和云天湖海,只要你愿意就都可以摆脱它无法实用的非理性装饰价值,把古人在无数的实践中不牢固或不成衣的理性判定复活在非理性美观中。如今衣物早已再次转换成表现自我个性和修养的装饰,但理性保暖防护的内核没改变,只是理性的实用性退换成不确定的非理性表现特征,极端的案例既有仙风道骨的长衫风衣,又有衣冠禽兽的青面獠牙等都源于此。同时衣物的理性依然在提升延展,纳米衣裤、太空服、金属棉、免洗衣物等,都代表了最新科技应用的典范。衣食住行的诞生和发展无不如此。

从理性与非理性起源的结果来看:

(1) 非理性与理性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段的定义,无意的非理性是理性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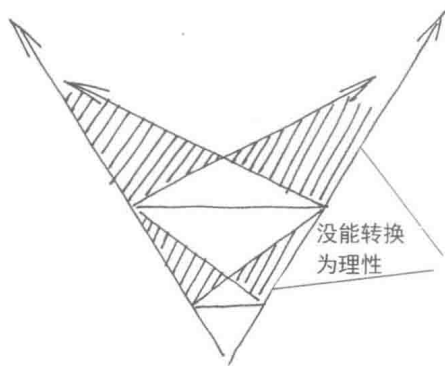


图 13

的延伸。

(2) 随着理性功能性的普及和衰退,理性又将转换成非理性,但这个非理性不是原来的非理性,而是延伸的菱形圆锥体呈螺旋形上升中的非理性,它已脱离了原有的外在非理性大胆尝试,提升为内在的理性有效应用,再轮回上升为内外兼具的更高的非理性美感。

(3) 偶然的非理性只有部分转换为可控的理性应用,而非理性退化为低应用性后,理性应用的丰富性这时候开始复活,非理性和理性不是单一的转换,两者的表现形式往往是由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的几何状膨胀转换(图 14)。

(4) 所有的转化不是简单地替换,而是理性应用的有效成果被普遍接受而形成的主流,同时非理性被怀疑其准确的有效性而被主流淡化,理性和非理性同时都在持续发展,而理性的发展轨迹是在非理性的基础上单点或多点的精确化提升收缩,非理性依然无序地膨胀延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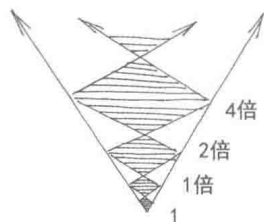


图 14

二、非理性和理性的因果关系

任何理性的基础都来自不确定和所有意外的叠加,所有基础构成的起点都是非理性的,意外后的经验积累和总结才是构成理性的先决条件。

在对不确定的意外进行不断修正和对所有错失的总结中,非理性慢慢升起和转化为碎片化的散点理性(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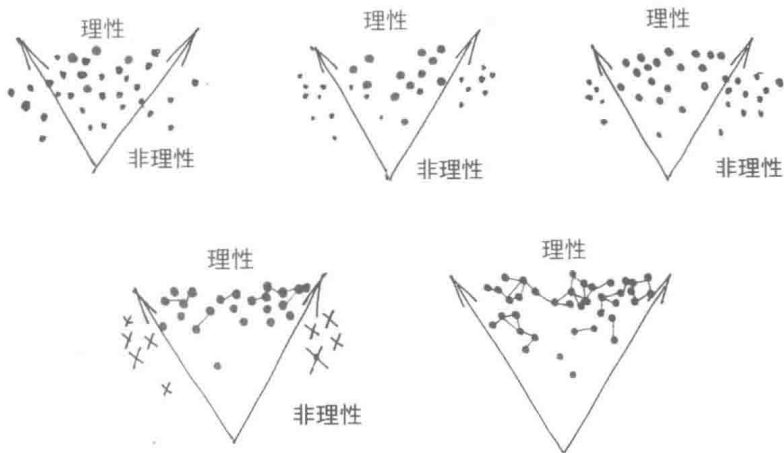


图 15